

鲁迅著译编年全集

一九二六



人民文学出版社

鲁迅著译编年全集

王世家
止庵 编



人民
出版
社

鲁迅著译编年全集

柒

目 录

一九二六

一月

杂论管闲事·做学问·灰色等	3
岁首*	[日本]长谷川如是闲 9
有趣的消息	12
致张目寒	17
学界的三魂	18
东西之自然诗观*	[日本]厨川白树 21
《学界的三魂》附记	26
古书与白话	28
一点比喻	30

二月

不是信	34
我还不能“带住”	45
送灶日漫笔	47
《华盖集》后记	52
谈皇帝	54
狗,猫,鼠	56
致章廷谦	63

致许寿裳	63
致陶元庆	64
无花的蔷薇	64

三月

中山先生逝世后一周年	70
阿长与《山海经》	72
致翟永坤	76
罗曼罗兰的真勇主义 [日本]中泽临川 生田长江	77
无花的蔷薇之二	96
“死地”	100
可参与可笑	102

四月

纪念刘和珍君	105
空谈	109
如此“讨赤”	112
淡淡的血痕中	114
致章廷谦	115
一觉	116
大衍发微	118

五月

致韦素园	126
无花的蔷薇之三	127
生艺术的胎* [日本]有岛武郎	131
《二十四孝图》	137
致陶元庆	142

《痴华鬘》题记	143
新的蔷薇	145
再来一次	148
五猖会	151
《何典》题记	154
为半农题记《何典》后,作	155
致翟永坤	158

六月

《穷人》小引	160
通信(复未名)	164
致李秉中	166
致韦素园、韦丛芜	169
无常	170
小儿的睡相*	[日本]有岛武郎 176
论诗*	[日本]武者小路实笃 176
马上日记	178
马上日记	180
马上日记	183
马上日记	185
马上支日记	188

七月

马上支日记	191
马上支日记	193
马上支日记	196
马上支日记	197
致魏建功	200

马上支日记	201
马上支日记	202
马上日记之二	204
马上日记之二	206
致章廷谦	208
所谓怀疑主义者	[日本]鹤见祐辅 209
致韦素园	213
致章廷谦	213
致魏建功	215
记“发薪”	215
《十二个》后记	220
亚历山大·勃洛克	[苏联]托罗兹基 223
致章廷谦	232
致陶元庆	232
致章廷谦	233
致陶冶公	233
《未名丛刊》与《乌合丛书》*	234
《未名丛刊》与《乌合丛书》*	235

八月

《小说旧闻钞》序言	238
致韦素园	240
致陶元庆	241
致许广平	242
记谈话	244
在一切艺术*	[日本]武者小路实笃 248
上海通信(致李小峰)	252

巴什庚之死	[俄国]阿尔志跋绥夫	254
-------------	------------	-----

九月

致许广平		259
致许寿裳		260
凡有艺术品*	[日本]武者小路实笃	261
致许广平		263
致韦素园		266
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		267
致韦素园		272
致许广平		272
致许广平		275
厦门通信		276
以生命写成的文章*	[日本]有岛武郎	278
致许广平		279
致许广平		283

十月

致章廷谦		286
致韦丛芜、韦素园、李霁野		287
致许寿裳		288
致许广平		289
父亲的病		292
致韦素园		296
琐记		297
致章廷谦		302
致许广平		303
藤野先生		306

《华盖集续编》小引	311
《华盖集续编》校讫记	312
《记谈话》附记	312
致韦素园	313
致许广平	314
致许广平	316
致韦素园	319
致许广平	319
致章廷谦	323
致许广平	324
致许广平	328
致陶元庆	331
致李霁野	332
致许广平	333
《坟》题记	334

十一月

致许广平	337
致韦素园	339
致许广平	340
厦门通信(二)	342
致韦素园	344
致许广平	345
致韦素园	347
致许广平	348
写在《坟》后面	350
致韦素园	355

致韦素园	355
致李小峰	356
《争自由的波浪》小引	357
《嵇康集》考	358
致许广平	366
致章廷谦	368
范爱农	368
致许广平	375
所谓“思想界先驱者”鲁迅启事	377
致韦素园	378
致许广平	378
致韦素园	381
致章廷谦	382
致陶元庆	383
致李霁野	384
致许广平	386
致韦素园	389
致许广平	389
致章廷谦	392

十二月

致许广平	393
《阿 Q 正传》的成因	395
致许广平	401
致韦素园	403
致许广平	405
《说幽默》译者识	406

致韦素园	407
致许广平	408
致许广平	409
说幽默 [日本]鹤见祐辅	412
致许广平	419
致沈兼士	423
关于《三藏取经记》等	424
致许广平	428
《走到出版界》的“战略”	429
致许广平	431
致许广平	432
新的世故	433
致许广平	440
致许寿裳	442
致韦素园	443
致许寿裳	445
致许广平	445
奔月	446
厦门通信(三)	456
致辛岛骁	458
书帐	459
汉文学史纲要	463

一月

一日

日记 晴。夜往北大第三院观于是剧社演《不忠实的爱情》。

二日

日记 晴。午后往山本医院，值其休息。往女师大维持会。紫佩，秋芳，品青，小峰来，均未遇。夜静农，霁野来。

三日

日记 星期。晴。上午访季市。仲侃来，未遇，留赠茗二合。晚矛尘来。

杂论管闲事·做学问·灰色等

1

听说从今年起，陈源（即西滢）教授要不管闲事了；这豫言就见于《现代评论》五十六期的《闲话》里。惭愧我没有拜读这一期，因此也不知其详。要是确的呢，那么，除了用那照例的客套说声“可惜”之外，真的倒实在很诧异自己之糊涂：年纪这么大了，竟不知道阳历的十二月三十一日和一月一日之交在别人是可以发生这样的大变动。我近来对于年关颇有些神经过钝了，全不觉得怎样。其实，倘

要觉得罢，可是也不胜其觉得。大家挂上五色旗，大街上搭起几坐彩坊，中间还有四个字道：“普天同庆”，据说这算是过年。大家关了门，贴上门神，爆竹毕剥砰的放起来，据说这也是过年。要是言行真跟着过年为转移，怕要转移不迭，势必至于成为转圈子。所以，神经过钝虽然有落伍之虑，但有弊必有利，却也很占一点小小的便宜的。

但是，还有些事我终于想不明白：即如天下有闲事，有人管闲事之类。我现在觉得世上是仿佛没有所谓闲事的，有人来管，便都和自己有点关系；即便是爱人类，也因为自己是人。假使我们知道了火星里张龙和赵虎打架，便即大有作为，请酒开会，维持张龙，或否认赵虎，那自然是颇近于管闲事了。然而火星上事，既然能够“知道”，则至少必须已经可以通信，关系也密切起来，算不得闲事了。因为既能通信，也许将来就能交通，他们终于会在我们的头顶上打架。至于咱们地球之上，即无论那一处，事事都和我们相关，然而竟不管者，或因不知道，或因管不着，非以其“闲”也。譬如英国有刘千昭雇了爱尔兰老妈子在伦敦拉出女生，在我们是闲事似的罢，其实并不，也会影响到我们这里来。留学生不是多多，多多了么？倘有合宜之处，就要引以为例，正如在文学上的引用什么莎士比亚呀，塞文狄斯呀，芮恩施呀一般。

（不对，错了。芮恩施是美国的驻华公使，不是文学家。我大约因为在讲什么文艺学术的一篇论文上见过他的名字，所以一不小心便带出来了。合即订正于此，尚希读者谅之。）

即使是动物，也怎能和我们不相干？青蝇的脚上有一个霍乱菌，蚊子的唾沫里有两个疟疾菌，就说不定会钻进谁的血里去。管到“邻猫生子”，很有人以为笑谈，其实却正与自己大有相关。譬如我的院子里，现在就有四匹邻猫常常吵架了，倘使这些太太们之一又诞育四匹，则三四月后，我就得常听到八匹猫们常常吵闹，比现在加倍地心烦。

所以我就有了一种偏见，以为天下本无所谓闲事，只因为没有这许多遍管的精神和力量，于是便只好抓一点来管。为什么独抓这一点呢？自然是最和自己相关的，大则因为同是人类，或是同类，同志；小则，因为是同学，亲戚，同乡，——至少，也大概叨光过什么，虽然自己的显在意识上并不了然，或者真实了然，而故意装痴作傻。

但陈源教授据说是去年却管了闲事了，要是我上文所说的并不错，那就确是一个超人。今年不问世事，也委实是可惜之至，真是斯人不管，“如苍生何”，了。幸而阴历的过年又快到了，除夕的亥时一过，也许又可望心回意转的罢。

2

昨天下午我从沙滩回家的时候，知道大琦君来访过我了。这使我很高兴，因为我是猜想他进了病院的了，现在知道并没有。而尤其使我高兴的是他还留赠我一本《现代评论增刊》，只要一看见封面上画着的一枝细长的蜡烛，便明白这是光明之象，更何况还有许多名人学者的著作，更何况其中还有陈源教授的一篇《做学问的工具》呢？这是正论，至少可以赛过“闲话”的；至少，是我觉得赛过“闲话”，因为它给了我许多东西。

我现在才知道南池子的“政治学会图书馆”去年“因为时局的关系，借书的成绩长进了三至七倍”了，但他“家翰笙”却还“用‘平时不烧香，临时抱佛脚’十个字形容当今学术界大部分的状况”。这很改正了我许多误解。我先已说过，现在的留学生是多多，多多了，但我总疑心他们大部分是在外国租了房子，关起门来嫩牛肉吃的，而且在东京实在也看见过。那时我想：嫩牛肉吃，在中国就可以，何必路远迢迢，跑到外国来呢？虽然外国讲究畜牧，或者肉里面的寄生虫可以少些，但嫩烂了，即使多也就没有关系。所以，我看见回国的学者，头两年穿洋服，后来穿皮袍，昂头而走的，总疑心他是在外国亲

手嫩过几年牛肉的人物，而且即使有了什么事，连“佛脚”也未必肯抱的。现在知道并不然，至少是“留学欧美归国的人”并不然。但可惜中国的图书馆里的书太少了，据说北京“三十多个大学，不论国立私立，还不及我们私人的书多”云。这“我们”里面，据说第一要数“溥仪先生的教师庄士敦先生”，第二大概是“孤桐先生”即章士钊，因为在德国柏林时候，陈源教授就亲眼看见他两间屋里“几乎满床满架满桌满地，都是关于社会主义的德文书”。现在呢，想来一定是更多的了。这真教我欣羡佩服。记得自己留学时候，官费每月三十六元，支付衣食学费之外，简直没有赢余，混了几年，所有的书连一壁也遮不满，而且还是杂书，并非专而又专，如“都是关于社会主义的德文书”之类。

但是很可惜，据说当民众“再毁”这位“孤桐先生”的“寒家”时，“好像他们夫妇两位的藏书都散失了”。想那时一定是拉了几十车，向各处走散，可惜我没有去看，否则倒也是一个壮观。

所以“暴民”之为“正人君子”所深恶痛绝，也实在有理由，即如这回之“散失”了“孤桐先生”夫妇的藏书，其加于中国的损失，就在毁坏了三十多个国立及私立大学的图书馆之上。和这一比较，刘百昭司长的失少了家藏的公款八千元，要算小事件了，但我们所引为遗憾的是偏是章士钊刘百昭有这么多的储藏，而这些储藏偏又全都遭了劫。

在幼小时候曾有一个老于世故的长辈告诫过我：你不要和没出息的担子或摊子为难，他会自己摔了，却诬赖你，说不清，也赔不完。这话于我似乎到现在还有影响，我新年去逛火神庙的庙会时，总不敢挤近玉器摊去，即使它不过摆着寥寥的几件。怕的是一不小心，将它碰倒了，或者摔碎了一两件，就要变成宝贝，一辈子赔不完，那罪孽之重，会在毁坏一坐博物馆之上。而且推而广之，连热闹场中也不大去了，那一回的示威运动时，虽有“打落门牙”的“流言”，其实却躺在家里，托福无恙。但那两屋子“关于社会主义的德文书”以及其他从“孤桐先生”府上陆续散出的壮观，却也因此“交臂失之”了。